

隐喻与反讽间的张力

——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山寨文化

王悦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山寨文化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的流行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草根平民化色彩,因其模仿与抄袭的界限不清而颇受争议。文章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山寨文化的特质、其“搞笑”效果的成因及其与创新行为的关联,证明山寨是一种模仿与反叛并置的文化符号。在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文化规约中,它以隐喻的方式实现模仿,又通过反讽体现自身特有的差异化效果,在隐喻与反讽的张力间进行自我的表达。

关键词:山寨文化 模仿 反讽 隐喻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0)09-0151-04

“山寨”一词如今已是一个在当代中国遍地开花的流行用语。繁盛于2008年的“山寨”,从山寨手机到山寨明星,从山寨影视剧到山寨春晚,几乎遍及了商业到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如今,“山寨”一词已不再激烈地刺激人们的视听,它也同一些网络新词一样从时髦的前沿落入日常用语的范畴中。当一种文化现象从哗众取宠的语汇层面转为一种基本稳定的生活常态时,研究它的时机就相对成熟了。时间拉开了网络流行所产生的泡沫,而使我们能够远距离审视这一文化现象的实质及其演变的趋势。

我们日常通用的“山寨”一词,实际上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从仿制名牌以牟利的商业产品,到民间自娱自乐的小创作、反串恶搞以有所讽喻的表达手法等等都被囊括其中,名目之繁多、档次之悬殊,使得我们对于它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有一个加以甄别的态度。笔者认为,这些事物能够统一到“山寨”旗帜下的原因在于其共同的特质——“模仿”,而正是“模仿”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它们在本质上的差异。有些“山寨”为模仿而模仿,目的是为了以假乱真,如市场上大量横行的仿冒产品、山寨明星等等,而有的“山寨”模仿是为了“反叛”,从对模仿的隐喻中升华出反讽的含义,因而,这一类“山寨”更有所谓文化的内涵,是我们应该重点加以研究的对象。“滑稽模仿与拼贴的最深刻意义,在于通过升格与降格的方法消解、颠覆了主流文化在人物、事件以及话语中设置的高/下、尊/卑、

伟大/渺小、宏伟/琐屑、深刻/肤浅、有意义/无意义等文化-权力等级秩序。”^[1]通过模仿实现弱者对于强者的戏谑,正是山寨文化最积极的意义所在。从古时移自雅颂华典的各类山寨版街谈巷语,到当今的一股网络时尚潮流,山寨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素。本文拟从符号学的理论方法出发,探讨“山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如何在符号交流活动中完成其特有的意指行为——对主流文化的反拨,并从中寻找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理解新意。

一、“模仿与反叛”VS“隐喻与反讽”

根据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方式不同,符号可以被分为三种:标示符号(Index)、象似符号(Icon)与规约符号(Convention)。其中,象似符号是指能指与所指有一种象似性的关联,这种象似不止可表现在视觉层面,同样可以包括许多非视觉的相似。莫里斯对它这样定义:“象似符号是具有其指称的某种性质的符号。”^[2]在这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理据性,即二者在性质上的某种相似。山寨文化符号以“模仿”为核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指称与它相对的“正规军”,这种模仿中表现出来的相似使其成为一种象似符,而它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又使它不同于一般的象似符而呈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

对于象似符号,艾柯曾做过大量的论述,他认为

收稿日期 2010-08-12

作者简介:王悦,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8级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符号学、叙述学。

151

这类符号的相似性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符号与所指物之间在物理性质方面的关联,而是一种建立在同一感知结构,或同一关系系统上的相似。“‘图像’代码要么是在图形符号载体与已经编码的感知单位之间确立一种联系,要么就是在图形系统的相关单位和语义系统的相关单位之间确立一种联系,这种语义单位取决于实现有关感知经验的厘定过程。”^[9]这是一种将符号现象微观化的考察方式,就如同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大千世界实际都是分子结构的组成一样,象似符号所表现出来的与客体的相似性实际都是感知经验的内在编码行为,这种编码又是由文化规章网络所决定的。以此来考察山寨文化符号,我们可以近距离地看清这类符号的分子景观,即它是如何在模仿与反叛之间完成它的意指行为的。

以山寨鸟巢为例。奥运前夕,这一乡村版的鸟巢图片在网上出现,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有人戏称“这才是真正的鸟巢”,它通体用枝条草根搭成,在形状上明显地模仿作为奥运主场馆的鸟巢,是典型的山寨版本。“相似”是我们直观的感觉,但事实上,造成相似性的是一种类似文本的东西,而不仅是符号本身。既是文本,便有它自身的句法及语义结构,在这一山寨鸟巢中,枝条草根的混搭构成它的句法,它们被绑成一束束,按照一定的规律搭建在一起,围成一个圆形,仅此而已,有可能是随便围个场子,或者只是个游戏而已。符号的句法本身并不传达任何意义,而在它的语义结构中,我们得到另一种结论:图片中的物体被作为一个整体概念重新加以审视,它的组合方式、轮廓弧度所标示的形状属性与奥运场馆鸟巢的形状属性产生了近似。作为奥运场馆的鸟巢至少包括以下属性:钢体材质,鸟巢形状,庞大的容量,北京中轴线的地理位置,现代化的运动场馆设施,作为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的特殊意义。显然,在诸多属性中,只有形状属性一条与这幅图中的山寨鸟巢相符,如果从山寨的“模仿”特征来看,水立方显然与奥运鸟巢有着更多的共同属性,为什么不称它为鸟巢的山寨版呢?笔者认为,除了山寨所必须具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草根性之外,奥运场馆鸟巢的形状属性被放大,以至凌驾于它其他属性之上,是这幅山寨版鸟巢得以命名的重要原因。

如此,山寨鸟巢是在隐喻的形式下实现了对奥运场馆鸟巢的模仿。在这一隐喻中,奥运场馆鸟巢的形状属性被放大了,它在这里由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复杂实体变成了一个内容层面为“形状像鸟窝的东西”的符号,为了与它所归入的类“形状像鸟窝的东西”分享一些形态的属性,体育场鸟巢不得不失去它的其他一些特殊属性(像钢体材质之类)。与此同时,图片中物体的形状属性也被单独提炼出来,它的其他一些属性:草根材质、乡村的地理位置、用途的模糊、占地面积等被忽略,于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四词隐喻:奥运场馆鸟巢相对于其他运动场馆,就好像图片中的物体相对于其他枝条草根的堆砌。^[10]这

样,图片中的物体在失去了它的一些属性(草根材质等)的同时,又通过隐喻从奥运场馆鸟巢那里得到了它的另外一些属性,因此而被称为鸟巢的山寨版,完成对它的模仿。然而,如果说两个鸟巢因为共同具有的形状属性而实现了隐喻的话,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它们各种属性的被比较,它们具有的诸对立的属性便变得更加明显了。四词隐喻中的链接不仅是出于“相似性”,还出于“对立性”。在这一例里我们可以看到,材质、场地、功用等诸多属性的截然相对,使得支撑隐喻的关键属性——形状属性被提炼并放大后,也同时让其他属性之间的对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并进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山寨鸟巢的简陋、无用、纯娱乐性被人们注意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才被称为“山寨”版鸟巢,由此完成对正版鸟巢的反叛。

许多的山寨版本正是这样,从隐喻产生相似性的模仿,又从对这一模仿的解释中完成自身差异性的表达。这不仅关乎语义模式,而且涉及到在符号交流模式中的编码及解码行为。在山寨鸟巢这一例子中,四词隐喻的产生是实现其模仿的根源,而这种在语义层面(而非简单的句法层面)上诞生的隐喻关乎到符号发送者与接受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对鸟巢作为奥运主场馆在形式创新上的自豪以及民众参与奥运的热情等等,由此在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中完成一种默契的传递。

山寨鸟巢只是一个静态图片的例子,另外诸如山寨新闻联播、山寨百家讲坛、山寨红楼梦等等,是从叙事角度对正版文化的另一种改写。在这一类山寨文化符号中,发送者主要通过制造大量的风格标记来生成一种“超编码”符号,即它不是以拥有准确语法配置的基础代码去进行符号的阐释,而是一种超出一般释义要求的附加成分^[11]。如在山寨新闻联播中(以“东北某师范大学某华楼615寝室自拍年终新闻节目”这一版本为例^[12]),播报的内容是宿舍中的一些日常小事,却通过大量视觉、内容、语气上的风格标记,如“会谈、探讨、参观、专程、慰问、迎接”等动词的大量语用,使这些词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组合起来之后为文本增添了另外一种内涵——超编码在此意义上演变为内涵代码,并实现了与正版新闻联播之间的隐喻。在这一符号交流过程中,“意义”已不是发送者想要向我们传达的第一要义,他将着眼点放在了能指身上,使能指中强烈的风格标记以超编码的形式成为接受者对于这一符号的首要理解。同时,由于超编码本身是对既定代码的一种挑战,这种对风格的隐喻越是明显,就越会将这一分离出来的模式从文本中凸显出来,进而达到反讽的效果。

二、“搞笑”从何而来?

如上文所述,山寨文化是一种处于模仿与反叛之间的文化符号,它以平民视角为出发点,采用隐喻和

反讽的方式对主流文化进行不同形式的改写。山寨文化符号的表征方式多种多样,限于篇幅,在此不一而论。这些冠名以“山寨”的事物大多形式粗糙,格调不高,却深受广大民众喜爱,有一点特征功不可没,这就是——“搞笑”。

人们经常会把山寨文化与恶搞相联系,而对于二者的区别,有一个比喻说得很形象:“恶搞是挠您的心窝子,山寨是挠您的胳肢窝。”如《大话西游》可视为恶搞的经典之作,它是借《西游记》的外壳来完成自己的故事,原先的版本被解构殆尽,观众从这一全新的版本中获得一种新奇和刺激的感觉,而山寨则与原版文化有着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观众感觉到又像又不像,又滑稽又讽刺,又逗人发笑又让人摇头,真如同被挠了胳肢窝一样。如此看来,山寨文化的搞笑有它独有的特点,这也是它能成为当前流行文化的重要原因,下面便试图对这一“搞笑”感的由来加以分析和阐述。

例如我们在前面所举的山寨新闻联播便是一个“搞笑”的代表,如它在最后环节设置的一个追悼会场景:寝室中央的桌子上摆了个写有“奠”字的纸条,前面放了个盖有塑料膜的小烛台和充当蜡烛的小铅笔,播音员以缓慢的画外音说到:“优秀的615寝室爬行专家,久经考验的剩饭阶级战士,素有寝室第七人之称的小强,于2008年12月31号在寝室打扫中不幸逝世,享年0.31岁……前来吊唁。”在这里,符号的能指为“众人吊唁死者”,按照文化惯例,此死者应指某作出杰出贡献、有较高地位者,而此处它的所指却与其不符,按照字面意义,它的所指为“寝室成员吊唁长期存活于此寝室的蟑螂小强”,与其能指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讽。

所谓反讽,即所言非所指,字面意义与文本意义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而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判定它为反讽,实际都是根据语境所依赖的文化规约推断出的。上文已提到,符号的能指是“众人吊唁死者”,这一能指蕴含的属性有:沉重、肃穆的氛围,众人鞠躬以致哀,庄重的悼词。而这些都是我们根据日常的文化规约所作出的判断,与符号本身的编码规则没有直接关系,正是根据这一判断,符号的接收者正常地期待这一语境下应有的所指方式,然而符号的释义却在这里出现了偏差。死者小强使得在原有语境下发生的解码行为产生了逆转,鞠躬、追悼等行为符号指向了一只蟑螂的死,而在原有能指下所通常暗指的作出杰出贡献的、有较高地位的死者身份,也随之变成了一只小害虫。我们原先根据文化惯习所作出的推断被推翻,随之而来的,也正是根据这种文化惯习,我们断定字面意义上的所指“寝室成员悼念蟑螂小强”为不真实的,真正的所指由语境等具体因素所决定。联系它山寨新闻联播的背景以及蟑螂在实际生活中的害处等,我们得出结论,这一符号的真实所指走向了字面义的反面,追悼实际是一场搞笑而已。

艾柯说过,符号是用来“说谎”的,指的就是符号

本身不涉及到判断的真伪,而只能说它有效或无效。^[3]在这一个例中,符号代码还是照常地发挥了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符号在字面上的含义,进而去弄明白它在“文化上”是假的。如同华莱士·马丁所说,“滑稽模仿、反讽以及其他形式的幽默作品(的效果)不是来源于言语与世界的比较,而是来源于两套相互冲突的言语之间的牴牾”^[6],我们感到好笑,是因为我们能理解代码所传达给我们的含义,同时又与我们日常文化规约中的话语系统相悖,这种逻辑上的“假”往往能产生出喜剧的效果。这种效果体现于山寨文化现象的各处,根据语境的不同,喜剧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如前面所举的山寨鸟巢,草根的材质所体现的所指本只是一个简陋的建筑物,却因为奥运前夕鸟巢特有的受关注地位,二者之间相似的形状属性被剧烈放大,将其与奥运会的场馆并称起来,而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比照,使得二者之间的“不似”更加明显,反过来加剧了一种喜剧效果。

总之,正是反讽造就了山寨文化特有的搞笑特征,这种似“是”实“非”的表现手法建立在它模仿与反叛兼具的本质,通过文化惯习传送给符号接受者,并在此基础上给了广大山寨爱好者一种“挠胳肢窝”的特殊感受。

三、能否走向创新?

“山寨”一词自出现以来,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抄袭”,不能“创新”。这首先是从它的出身——山寨机上打下的烙印,这种模仿品牌手机以牟利的商业行为,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剽窃成分,而由此发展起来的各种“山寨”,也常常因与正版文化之间的牵扯不清而受到指责。与此同时,许多“山寨派”人士本身对于加诸山寨的“抄袭”一说非常敏感,如2008年底名喧一时的山寨春晚,制作方就再三声明节目都是“自创”,并非抄袭他人而来。这种急于撇清的态度,正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山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怕人们把自己视为只知剽窃的小偷,急于从这种阴影中走出;另一方面,山寨本是起源于模仿,抛却了模仿的山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下文拟就这一问题,探讨山寨的模仿与创新是否具有结合的可能,而这一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寨文化的未来走向。

前文指出,“山寨”是一种将模仿与反叛并置的文化现象,而实现这一效果的主要手段是反讽——以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方式,达到一种“对立物的平衡”^[7]。反讽是个非常复杂的诗学概念,就它在修辞上的意义来说,实际是借助语境的力量,通过戏拟性的文本同母本间表层代码的相似与深层代码的忤逆之间的悖论,来完成文本意旨的解读。因此,就它在这一层面的意义而言,反讽的本质是隐喻式的,维姆萨特在其对隐喻的分析中曾说,喻旨和喻体的相异性,“可能在相似

之处,也可能在相反之处,在于某种对比或矛盾”^[8],就说明了作为修辞的反讽本质上是要借助象征和隐喻产生的联想的。在诸多山寨文化现象中,通过隐喻来实现模仿只是它表层代码的形式诉求,而通过隐喻的对比引导的反讽,才是实现它对立于正版主流、精英文化的“山寨”本质的主要途径。

对于解构主义者来说,反讽并不意味着其一方面“拥有了非修辞的字面意义,另一方面拥有了修辞性意义,而是说不可能通过语法或其他语言学手段决定两种意义”^[9]——两种对立代码在反讽中不会轻易地得以解读,而是由于自身的修辞性,悬置了推理的可能,延宕着真相的到来,从而打开了指涉偏差的多向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讽打开了通往创新的大门:它使看似稳定的相似结构产生了新的张力,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发生了叛变,从而使文本成为暗含各种新的意义、评价、阐释的结构。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虽然反讽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修辞手段加以运用,但反讽内部的戏拟性的文本与母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实际效果。就山寨文化而言,它的许多个例对于反讽的

体现都非常粗糙,如山寨《红楼梦》,一个普通家庭客串红楼梦人物演了一场黛玉进贾府,台词、角色均未变,只是场景置换成了现代普通人家的客厅,这样的山寨作品由于戏拟性的文本与母本的关系过近,模仿的成分过多,而导致了张力的减弱,因此,与同类型的山寨新闻联播相比,与创新有更远的距离。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彰显平民化特点的符号,其优势在于它的草根性,符合当今反垄断、反精英的大众文化流行趋势;而另一方面,这种特性如果不加以提升,任由其中一些恶俗品性的蔓延,也很容易成为导致其没落的根源。基于山寨文化中模仿与反叛并置的重要特性,在这种特性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反讽,对于山寨能否加大其体现差异性的成分、走向创新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毕竟即使在网络快餐时代,一种文化现象的持续也需要意义的多元和丰富的可阐释性,通过增强其深层的张力,来真正体现平民文化的优点。“山寨”究竟能否把握这一趋势,顺应时代扩展其积极方面的影响,还是放任自流成为一种速朽的文化,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 [1] 陶东风.我看“山寨文化”[EB/OL].新京报, www.thebeijingnews.com/ comment/1108/2009/03-28/008@021524.htm.
- [2]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22.
- [3] (意)乌蒙勃托·艾柯,卢德平.符号学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38;157;5.
- [4] (意)翁贝尔托·埃科,王天清.符号学与语言哲学[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85.
- [5] [EB/O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3MzY0Njg=.html.
- [6] (美)华莱士·马丁,伍晓明.当代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1.
- [7]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74.
- [8] (美)维姆萨特.象征与隐喻[A].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357.
- [9] (英)拉曼·塞尔登,刘象愚,陈永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6.

[责任编辑: 阳玉平]

(上接第 150 页)

参考文献:

-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17 - 718.
- [2]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14.
- [3]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81 - 82.
- [4]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人民出版社,1999.24;29.
-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91 - 692;713 - 714.
- [6]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37.
- [7] 杨存堂.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8.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人民出版社,1995.484 - 505.
- [9]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21.
- [10] 斯大林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1979.79.
- [11]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人民出版社,1994.296.
- [1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62;63;316 - 317;316 - 317;319.
- [13] (美)J·R·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上)[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472.
- [14] (美)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 1965 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30.
-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63.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人民出版社,1985.450.

[责任编辑: 黄晓伟]